

第二集：戰役第二階段戰鬥故事

目 錄

殲滅黃維之戰	中野分社 (1)
崇高的友誼	劉亮·魯若 (5)
大王莊爭奪戰	陳介清·荒沙 (6)
禮物	采 賁 (13)
張治法和他的突擊連	李亞白 (16)
英勇的機槍手——何萬勝	陳介清 (18)
鋼鐵陣地——小李莊	林 波 (21)
血汗築成的戰壕	呂梁·光強 (24)
守住周口子橋	陶 迅 (26)
「洛陽營」打「虎」	劉 亮 (29)
捉坦克	姜慶巖 (32)
最後的戰鬥片斷	十三支社 (34)
活捉黃維記	中野分社 (36)

戰後的雙堆集.....	武裝支社 (38)
共產黨員趙成山.....	二趙寶珍 (41)
戰鬥小故事.....	劉均 (43)

殲滅黃維之戰

中野分社

黃維鑽進口袋裏了

蔣匪十二兵團司令黃維領着他的四個軍，一個快速縱隊十二萬人馬，「日夜兼程」地趕去增援徐州。趕了一千多里路，剛剛到達蒙城地區，那里知道：解放軍已在滄河與颍河之間的一塊狹小地區內，爲它準備好了一座坟墓。黃維渡過滄河以後還洋洋得意的沿宿蒙公路北進，但剛竄到滄河南岸的南平集一帶，就被解放軍攔住了去路。他立即以他的主力十八軍，配合二十輛坦克向滄河北岸解放軍陣地猛攻；可是兩天沒攻動一步，而西面和東面的解放軍又圍攔來了；這時黃維匪徒方覺來勢不妙：自知已鑽進了「口袋」，馬上掉轉屁股向南逃跑，想順雙堆集經固鎮和李匪延年合在一起逃竄；但爲時已晚，李延年早被另一支解放軍追回蚌埠去；而正當這時，他突出的先頭部隊四十九師恰恰又被調來封鎖雙堆集的解放軍×部碰上，只經過一次戰鬥，便把這個師打垮。從此「口袋」就完全封閉，黃維兵團也就完全落入這個「口袋」裏了。

突不破的銅牆鐵壁

廿六日，黃維向南突了一天，沒有突動，晚上，黃維召集他的高級將領來共同想個辦法。會上他拍着八五軍一一〇師師長廖運周的肩膀說：「老弟，你看怎麼辦吧？」可是廖此時已另有心思，他說：「同意明天用四個師突圍的計劃」，並自告奮勇打頭陣。黃維聽了很高興，連聲稱讚說：「還是老廖有辦法。」

二十七日上午，廖運周親率一一〇師，在八架飛機「掩護」下，排成四路縱隊一槍不放，按照解放軍指定給他的地點，進入到解放軍陣地裏來了；原來他是舉行火線起義的。悶在鼓裏的黃維，看一一〇師已鑽出了口袋，馬上命令後續部隊跟進，可是事情完全出乎與高彩烈的黃維意料之外，等起義的一一〇師剛剛過完，解放軍準備好了的各種大砲、機槍，一齊開火，這突然可怕的打擊，使密集行進的敵人立刻亂成一團，互相踐踏在一片慌亂之中；許久，黃維才清醒過來，馬上命令向東南的李莊解放軍陣地衝來，大砲集中轟擊，十九架飛機不停的轟炸、掃射，八輛坦克亂竄亂轉，但堅守在李莊的解放軍始終屹立未動。黃維像落入籠里吓慌了的老鼠，第二天（二十八日）又向雙堆集南的馬莊解放軍陣地攻擊，仍然是大砲、飛機、坦克都用上了，也仍然和昨天一樣的歸於慘敗；於是又向西南、東面、北面撞去，但四面都是突不破的銅牆鐵壁。從此，力竭聲嘶，得頭破血流的黃維，連「突圍」兩個字也不敢想了。

究竟是誰援助誰

現在黃維是被包圍在南北七八里，東西十來里，在五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不過巴掌那樣大的一塊地方。他們天天等着，等着，希望蔣介石對這「最後一張王牌」能有點特別「照顧」

有一天，飛機散了大批簽有「蔣中正」三個大字的「總統嘉慰令」上面清楚的寫着：

「你們長途跋涉，不遠千里而來參加會戰，可以很痛快的打幾次勝仗……你們那種愈戰愈奮的精神，就可預卜勝利是你們的了……千萬不可讓敵人逃跑了……現在李延年兵團正協助你們作戰，杜聿明副總司令率領的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正以排山倒海之勢沿津浦路南下，三路大軍會師的期限不遠了，希望你們共同殲滅劉伯誠、陳毅等主力……」

黃維本是去徐州增援黃百韜的，現在搞不清究竟是誰援助誰了。當他們知道杜聿明二十幾萬人馬被圍在蕭永地區，李延年被阻擊得寸步難移的時候，他們對援兵簡直是絕望了。

總攻以後

幾次對黃維勸降無效以後，中原和華東野戰軍的劉、陳首長發佈了對黃維兵團的總攻令。總攻開始後東西南北四路大軍同時向敵人攻擊，南路打下雙堆集以南三里小周莊、李士樓殲滅了敵人八十五軍六十九團以後，部隊又捲入了構築交通溝的浪潮，每人以「每晚四米達長，一米達寬，一人深」的速度，挖向敵人心臟。黃維被這地底下鑽出的神兵吓壞了，忙派部隊反撲，用坦克衝，大砲轟，飛機炸，放毒氣……都不能生效。九號黃昏，南路解放軍又打下了大玉莊，這兒離雙堆集只一里多路，敵十八軍的三十三團，即所謂「英雄團」在這裡全部覆滅。第二天黃維又收羅了十八軍的一切殘破部隊，在飛機、大砲、坦克配合下，拚死命想奪大玉莊解放軍陣地，敵我雙方的步兵在煙霧中衝來撲去，逐步逐屋的爭奪，敵人督戰隊強迫士兵們衝鋒，但在解放軍高度自覺的無比英勇頑強的戰鬥下，終於將敵人打敗了。這個空前激烈的爭奪戰，更振奮了我軍殺

敵意志，壓服了敵人，震懾了駐守在小王莊的敵二十三師，當晚就向解放軍投降。

十三日下午南路解放軍又以百餘門大砲向雙堆集東側的野外集團工事開火，華東野戰軍的「洛陽營」和中原野戰軍的「襄陽營」，兩支兄弟部隊像兩把利劍，同時楔入敵陣，使黃維用以保衛兵團部左側的所謂「威武團」（敵十八師五十四團），就一點也不威武的乾乾淨淨被殲滅光。接着解放軍又乘勝打下雙堆集南的土堆，踞高臨下的威脅着雙堆集，於是各路大軍都只等待着會攻雙堆集的命令。

雙堆集——黃維兵團的坟墓

十五日黃昏，突然聽到敵人向西北方向逃跑的消息，解放軍戰士們立刻跳出工事向敵人撲去，逃跑的敵人馬上被截住、分割、繳了械。雙堆集頓時變得熱鬧非常，拉着榴彈砲的十輪卡車，和滿載軍械的大卡車，及小巧玲瓏的吉普車，都叫着喇叭，閃着耀眼的電燈光四面八方的向解放軍後方開去，解放軍戰士穿梭似的來來往往，押着成羣的俘虜，扛着各種戰利品，笑着、講着、唱着、忘記了二十幾天的疲勞和艱辛。黃維兵團全被殲滅，得到了圓滿地勝利。



(一) 當敵十二兵團進入我預定之包圍圈後，我軍乘其立足未穩，展開猛烈之攻擊。

崇高的友誼

魏亮 著

十二月十一日，華野三縱南下配合中野兄弟部隊殲滅蔣匪黃維兵團作戰時，×團一營一夜八十里行軍，天雨淋濕了衣服，拂曉到達駐地；而該村只有十幾戶人家，又是中野四縱的駐地，三連和機槍連便在草塚根下露營。機槍連劉連長與兄弟部隊聯繫，請求他們吃過飯後把鍋借用一下，四縱三團的同志馬上把自帶的大行軍鍋讓出來說：「同志！你先用吧！你們行了一夜軍很疲勞了！」三縱二十二團「人民英雄連」的給養不夠，部隊太多，糧食又不好搞，中野四縱同志馬上把自己吃的三十斤白麵，一百斤紅麵給了他們。飯後四縱同志又把自己的房子讓出來，給三縱一營機槍連住；機槍連的同志因一夜行軍疲勞，被子沒解就睡了，四縱同志看見就把他們的背包解開替機槍連同志蓋上，等一排戰士們醒來一看蓋着被子，感激的握着四縱同志的手，說不出一句話來。

十三日晚，三縱二十三團去陣地接中野兄弟部隊的防綫，中野兄弟部隊在介紹了當面敵情以後，又十分友誼的半開玩笑的說：「飛機天天來擲降落傘，紅的、綠的、帶傘的是彈藥，不帶傘的是大米，還有煮熟了放了糖的，同志！吃不完啦！」

大王莊爭奪戰

陳介清·荒沙

一、強攻大王莊

——大王莊攻擊戰的一角

「打下大王莊，消滅『英雄團』！」勇士們好些日子來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九日下午，攻擊大王莊東南角的五連五班的戰士們，焦急地蹲在戰壕里，等待着攻擊的命令，不時的轉過頭去張望着指揮所發出的信號；當大王莊的南面，飛升起一個個的紅球，標誌着攻擊已經開始了。

砲彈在敵人的陣地上爆炸，濃厚的煙迷霧了一切，爆破員謝高爲第一個順利完成了爆破鹿柴的任務，眼看着突擊隊就要開始衝鋒；可是敵人被爆炸的巨響所驚覺，發覺他面前的鹿柴被炸開了一個缺口，急忙用火焰噴射器封鎖住缺口，阻止突擊隊前進。班長江有成還準備繼續爆破，但副營長的命令，要他們馬上衝鋒，爭取敵人在還未全面封鎖以前突進去。江班長接到了命令後，就對五班的同志說：「同志們！爲人民立功的時候到了！衝呀！」於是，一齊從戰壕里躍出來，

像猛虎一樣，在一百多米遠的開闊地上，越過鹿柴的障礙，冒着敵人噴射出來的火焰直撲過去。

在鹿柴內十五米遠的地方，橫着一條三、四米遠寬的乾溝。溝對面堤埂上並排地排列着三個大地堡，勇士們不顧敵人機槍的掃射，在濃烟裏衝下乾溝；當五班跳下乾溝後，發覺從溝底到堤埂還有一丈多高，沒有梯子無法上去的；在此進退不能的時候，堤上敵人又舉勢擲下三個手榴彈，都在他們的頭頂上開了花，頓時七個同志負傷，但仍然沒有涉低勇士們消滅敵人的信心。二排長孫寶貴順着手榴彈擲來的方向，抬起頭來一望，使他驚喜起來，原來中間的大地堡正在他們的頭頂上，他馬上拿起一包炸藥對準地堡一送，「轟隆」一聲，地堡炸垮了，堤埂也被炸下一個大缺口，五班戰士陳其真乘着濃烟四起，泥土飛濺的時候，兩手爬着泥，爬了上去；接着江班長和原他們在一起的六班長陸興廷也爬了上去，很迅速的向東西兩面發展，東面地堡裏的敵人見五班衝上去了，嚇得丟下機槍和一具火焰噴射器逃跑了。江有成把四面五個散兵坑裏的敵人繳了槍，繼續又向地堡里的敵人喊話，敵人却仍朝着他打機槍，他憤憤的端起衝鋒槍衝去，三個敵人被打死了兩個，於是被黃匪三三團所稱爲「大王莊的鐵壁」的三個大地堡，就被五班全部突破了。

七連五班隨着一排在大王莊西南角的突破口進去，剛一進莊，迎面遇着三個大地堡阻擋着五班的發展道路。黑越越的槍眼里吐出一尺多長的火舌，子彈「嗖嗖」地在他們頭上腳下身旁飛舞，副班長陳亞海，猛地擲過三個手榴彈過去，班長韓玉如立即迅速的帶領了一個小組，拿着手榴彈爆炸的煙霧猛撲過去，解決了前面的兩個地堡，原來三個地堡這時只剩下一個，他們還未走過

去，突然從裡面跳出一個高大的像軍官模樣的敵人，來勢洶洶的端着一支衝鋒槍，槍口對準着他們正要射擊；這時陳亞海看準了，兩步跳了過去，抓着敵人的衝鋒槍，想從敵人手裏奪下來；但是凶狠的敵人還在作死的掙扎，死死地抓住槍不肯放，於是兩個人就在地堡前扭打起來。陳亞海矮小的個子和高大的敵人扭打，眼看快要不能支持了，正在這緊張的時候，大耿莊解放戰士劉金山急忙跑上去，緊握着手中的手榴彈，對準敵人的腦袋狠狠的打了兩下，凶狠的敵人兩手一鬆，掉了衝鋒槍，像綿羊似的倒了下去。

七連五班解決了三個地堡的敵人後，又繼續向西北發展。剛走到莊子的西北角就聽見敵人的衝鋒槍響了，一個多排的敵人直擁過來；這時他們只剩五個人，連忙很快的分散在交通壕里，沉着地等待敵人的反撲。當敵人快到五班所在的交通壕七八米遠的地方，五支衝鋒槍一齊猛掃，把敵人的第一次反撲打了下去，並這樣沉着地一連打退了敵人三次反撲。

九連二排副楊林雲帶領着五班從西南角突進大王莊後，就和部隊失掉了聯系。他們就沿着莊內為砲彈震塌的牆垣、廢墟一直向西北發展；剛一走到莊頭，發現距莊子四五十米遠有敵人的交通壕，沿交通壕遍佈着密密的兩大羣地堡，地堡里的敵人，正在不斷地向東面射擊；五班長蔣子如觀察出在他們東面的七連正遭受着敵人火力的阻擊，他們爲了援助兄弟連隊，馬上把全班還剩剩下的七個人散開，悄悄地摸到西頭地堡羣的跟前，當他們已爬到距地堡只有三四米遠的地方，敵人還不會發覺，等到五班戰士們一聲喊「衝！」猛撲上去時，敵人已經來不及抵抗，慌亂地從地堡里爬出沒命的向北逃跑。五班解決了七個地堡以後，在東面廿多米遠的敵人還未發覺他的側

背已經是解放軍而不是自己人了。

他們在擊退了阻擊兄弟連隊的一羣敵人時，排長派來聯絡的通訊員才找到他們，於是他們又跟着到東北角去搜索，在一條東西的交通壕里，敵人正組織了一個多連，朝着他們搜索的方向反撲過來；就在這時，他們班里又有四個人負傷，蔣班長的衝鋒槍也發生故障打不叫了，他着急的一摸袋子裡還有四顆步槍子彈，但是又沒有步槍，正急得沒辦法，他一下想起還有一個小包炸藥，即忙取了出來，回頭把衝鋒槍遞給小鬼陳德榮說：「你拿着槍，豁上一包炸藥吧！」於是又轉過頭去，一個猛撲把炸藥擲了出去，「轟隆」！炸藥響了，敵人馬上狼狽退走了。

二、堅守大王莊

炮聲暫時停止，槍聲漸轉稀疏。雙堆集南面蔣匪黃維兵團重要據點大王莊，只短短一小時又二十分鐘時間被我全部攻佔了。七縱邢舒團一營當即奉命固守該莊。

部隊迅速進入陣地，立即忙于改造敵人工事，營長巴華同志用堅毅的口氣傳給全營指戰員任務：「兄弟部隊打下了大王莊，我們要堅決守住它！」「只有前進，沒有後退，人在槍在陣地在！」營首長的這一命令和決心，頓時傳到每個戰士的心裡。

大王莊西北角兩個地堡內敵人正向這邊盲目的打槍，一連代理三班長金樟奎同志自動帶着小許摸上去，打傷三個敵人俘虜三個，佔領了地堡，控制了通向雙堆集的交通溝。接着從趙莊、雙堆集、以及小王莊方向飛來了連珠炮彈，大王莊周圍開着無數火花，彈片在空中呼哨，守住陣地

的勇士們，馬上傳出了口令：「一切準備好，堅決打垮敵人的反撲。」這一陣炮聲正是敵人在失敗後的報復，也是敵人在反撲前的預告。

三連政指華建中同志，首先從地堡內發現幾米達外有一羣穿白衣的人在蠕動，他一面要副連長王德保掌握部隊，一面迅速報告了營指揮所。但敵人很快接近了，三連一排、三排、與營指揮所之間交通被切斷，華建中同志被丟在敵人的側後；但當他走出地堡時順手帶上了一頂蔣軍俘虜軍官的軍帽，敵人誤認了他是自己人，馬上讓開一條路，並告訴前面的敵軍：「讓開，讓長官走路。」於是華建中同志沉着的通過了敵人羣，回到了一排陣地，隨即連絡上了副連長，帶着一、二排從交通溝內分兩支箭頭打出來，三排由東南壓上；營長巴華同志命令一連一排由東北壓過來。將翻穿軍服作爲識別偷摸進來的敵人被切成兩段，首先解決了交通溝內的敵人，接着又解決了突進房子的殘敵。俘虜了六十多個跪地繳槍的號稱蔣軍「五大主力」之一的「好漢」，共計殲滅敵人一個連。

與此同時向一連、二連陣地進犯的敵人也被堅決擊潰，敵人辛辛苦苦組織起來的第一個「反擊」，於只剩下了無數翻穿軍服的死屍。

全營陣地上立即響傳着「馬到成功，打響第一炮」的歡呼。同時部隊進行了整理，調整部署，以便粉碎敵人新的進攻。

經過短時間沉靜之後，一陣劇烈的炮聲隨着東方的曉星同時出現了，勇士們蹲在被改造過的地堡中，沉着的等待着準備粉碎匪軍們的「新花樣」。隨着炮擊以後，傳來了嘈雜的馬達聲，一

羣坦克向陣地爬來，後面跟着敵人的步兵，在炮火掩護下從正面湧來，分三路向大王莊猛撲。在三連一排陣地前，六輛坦克後面的匪羣，都在我兩挺加拿大的吼聲中一個個倒下了；敵人愈逼近，我們的子彈和炸彈愈猛烈；坦克的炮火毀壞了我們的工事，地堡內不能再蹲人，機槍手就把機槍拖出來擺在散兵坑內繼續打。

天色大亮，敵人連續數次的「攻擊」都被打下去了，然而敵人又重新增加了約兩個團兵力，在飛機、坦克、炮火掩護下，開始了新的「攻擊」。陣地上騰起一片濃烟，地堡多被打碎，交通溝也多處被炮彈爆破阻塞，接着敵人又集團衝上來，全營本着「人在陣地在」的決心，堅決頑強的扼守住自己的陣地；敵人從那裡來，就把他從那裡反撲下去，僅僅大王莊前面的一羣攻包，就反復爭奪了十多次。

一連的美造步槍子彈打光了，馬上在地上拾起「中正式」繼續打，戰鬥模範譚林的機槍，猛虎一樣堵住了敵人不敢再前進，他兩次負傷，但忍着創痛堅持戰鬥，當敵羣在督戰隊威逼下，集團衝來的時候，他一面用機槍掃射，一面用榴彈打去，甚致不顧自己的安全，挺起腰來和敵人戰鬥。李鳳林的加拿大機槍子彈打光了，拿起小炮繼續打。三連二排副王友華和四五個敵人拚槍托，八班黨員黃子蔭，以一枝步槍抵住了敵人一挺重機和一挺輕機的攻擊，殺傷敵人十多名，他被敵人的炮彈震昏了，臉上負傷七處；剛清醒過來又繼續作戰。全營同志就這樣英勇頑強的打垮了敵人的反撲，堅守着自己的陣地。

敵人遭了重大的傷亡以後，又以坦克、飛機、炮火作掩護，組織再一次新的瘋狂絕望的攻擊

。集團衝鋒的匪徒們分數路衝來，很多同志的子彈都打光了，就用步槍刺刀和敵人進行肉搏；終究力懸殊，敵人突破了一連陣地，營指揮所陷進了敵人的包圍圈。營長巴華，副政教康傑，始終沉着以下的克槍和榴彈與敵人拚；地堡被炮火打塌了，巴華同志頭部負傷，但仍堅持作戰，打退了敵人的攻擊。同時二連與三連陣地也被突破，各連聯絡斷絕，三連兩個排並被切成兩段，這陣地是十分危急的；但各個陣地的勇士們，都以高度的英勇精神和頑強的戰鬥，守住自己的陣地。二連政指華建中向十多個已經負傷的同志高喊：「人在陣地在！」勇士們都帶傷堅持作戰。一連政指江濤率領八班長等五個同志守住了交通溝陣地；一連五班長金樟奎，九班長倪合喜、許孟劍等，在二排長祝久虎帶領下，也英勇的打退了衝來的敵人。由於連續作戰，多數指戰員的彈藥差不多都打光了，在這情況下有同志問「怎麼辦？」金班長馬上堅決的回答：「死也是爲了人民，我們還有兄弟部隊在堅持，我們決心拚。」最後只剩金樟奎同志一個人，他還是堅持着和敵人戰鬥，使成羣的匪徒始終不能逼近他們的陣地。

大王莊就在勇士們這樣英勇頑強的戰鬥中，堅持了一個上午，接着我中原兄弟部隊及謝謝團的同志們開始了反擊，奪回了全部被敵人佔去的陣地，並繼續與三個多團敵人展開了血戰；直到最後，大王莊始終控制在我們手裡，勇士們光輝的完成了艱鉅的守備任務，不使蔣匪黃維兵團的二十個人漏網。

禮 物

采 資

堅守在大王莊東南一條交通溝裏的，有解放軍的兩支小隊伍；右翼是中野某部的一個連，由連長指揮着；左翼是華野七縱謝謝團一連指導員徐志祥所率領的二排。前者戴着六角軍帽，後者戴的是圓頂軍帽。唯有這衣裝上不同的特點，標誌出這是兩支不同建制的隊伍。

夜裏經過一場惡戰，困踞大王莊裏的蔣匪十八軍主力所謂「英雄團」（三十三團）大部被消滅後，這兩支隊伍就奉命堅守既得陣地；從拂曉到晌午，他們勇猛頑強的和敵人的步兵坦克搏鬥了兩次，始終沒有後退一步。

激戰暫時過去了，戰場上只響着稀落的槍砲聲，所呈現着的一切徵象，預兆更大的戰鬥還在後頭。

這時，華野的徐指導員看到戰士張福合用小刀在陣地上割下敵人遺棄屍首身上的子彈袋；戰士金廣餘撥弄着溝裏的積土，一顆顆的搜揀敵人失散的子彈；而射手黃信的機槍，也不是先前震動得那麼緊張，半晌才噴射一下。

這時，華野的徐指導員緊緊的鎖皺眉頭，焦灼着擺在面前不易解決的兩個困難；一個是由於戰鬥太激烈，子彈快打光了，而後面一時補給不上；一個是機槍射手劉貴寶犧牲和排長陳金福掛

彩下去後，有一挺機槍擺着沒有人使。

相距只不過十幾米遠的右側，中野的連長，聽說華野部隊這些困難，即以一種爽直而親切的口吻，告訴他的左翼：「我們這裡有子彈，拿去使吧，也不是旁人，都是自己的，都是爲了消滅敵人。」

被派去扛子彈的華野戰士張枚，是個青年小伙子，他滿額流着豆大的汗珠，使了很大的力氣，也沒扛動這一大口袋的「禮物」，只好順着交通溝一步步的拖了回來，同時交給徐指導員的，還有中野方面贈贈的一瓶擦槍油。

第一個困難解決了，徐指導員嘴角上不禁裂開了笑紋：「但是第二個困難呢？」當愁慮重新鎖上眉頭的時候，他忽然聽見右翼方面傳來一個冗長的口令：「請問你們指導員，那挺機槍可開着嗎？借給我們使使行嗎？」這個口令，雖經過了兩支隊伍戰士們的傳達，但仍然沒有失却它原來誠摯而懇切的語氣。

徐指導員馬上命令將那挺開着的機槍傳遞過去。瞬息間只看見那邊的射手把自己的子彈梭裝在華野的「禮物」裏，呼呼的噴射起來；而這邊的機槍射手黃信把中野送來的「禮物」壓上一梭，珍惜地一發發點射出去，神情顯得特別親切。這兩支小隊伍各自凝視着對方送來的「禮物」，不約而同的受着一種深摯的友情。

預兆的大戰開始了，匪十八軍以三個團步兵配合坦克作絕望性的瘋狂反撲，這次比上午任何一回都要兇狠。直至這兩支小隊伍陣地前沿的，是三輛坦克和後面簇擁着的一羣羣步兵。地面在抖顫，空氣在撕裂，烽煙在滾騰，泥土沖飛到半空，又急遽的倒壓下來，兩支小隊伍的戰士們被

埋了進去，立即掙爬出來。左翼華野的手榴彈打光了，右翼中野的就將自己的急速轉運過去。一顆砲彈落下，徐指導員震昏清醒之後，他只覺得頭腦發懵，耳朵嗡嗡地亂鬧的聽不清了，於是他高聲地急速的向右翼傳去口令：「你們好好打，正面敵人由我們負責。」這個口令立刻得到右翼中野的連長堅定而又熱烈的回應：「你們放心，東面迂迴過來的敵人由我們負責。」這時候，雙方的「禮物」馬上響應他的新指揮員的號召，在那裏激奮的吼叫着。後續部隊增援上來了，太陽西沉，敵人的坦克無奈地將小砲調轉腔後，邊退邊發了幾砲，最後縮回自己的匪寨，這兩件「禮物」才休息下來。

張治法和他的突擊連

李亞白

張治法同志是七縱蕭李團四連連長。

九日晚，殲滅匪十八軍「英雄團」的戰鬥中，他率領他的突擊連，僅以十分鐘的時間，首先突破了雙堆集正南匪重要據點大王莊西南的前沿陣地。

四連副政指於戰鬥一開始便負傷下去了，連裏沒有政指和副連長（副連長調做後勤去了），整個戰鬥中，張治法同志不僅在困難情況下指揮部隊完成任務，並盡一切力量做好戰鬥中政治工作，發揮很大的效果。當敵人火力猛烈封鎖開闢地，突擊排受挫時，張治法同志便迅速叫第二梯隊（三排）跟踪打上去，後來將預備排（一排）也使用上，他和許多老練的指揮員一樣：殲敵的決心堅定，從不叫苦，親自指揮着和敵人戰鬥。

但通過鹿柴時只一個缺口，許多戰士勇敢的從鹿柴底下硬鑽過去；但時間較慢，容易受敵火殺傷。這時張治法同志便急中生智用手猛拉開一棵鹿柴，一個一丈闊的大缺口便暴露在同志們面前，使大家迅速通過，減少了傷亡。

打進壕溝以後，敵人拚命用手榴彈擲來，近兩人高的壕沿除用梯子不能爬上去，張治法同志急得心裏發跳，命令王正前趕快用炸藥去炸。天還昏暗，只見連長傍邊一個戰士說：「不行，連

長「壕溝內自己同志太多了，還是拚命爬吧！」這是戰士路保和提的意見。張治發想了一想，覺得很對，立刻就採納了；把身體一彎，路保和便從他的身上一躍，第一個登上了壕沿。後面接着人托人的跟着往上爬，張治發同志第三個登上了壕沿。這樣就突破了敵人的前沿陣地。

但大王莊的敵人還沒有全部殲滅，「英雄團」的匪徒們仍在瘋狂抵抗；而四連的組織却顯得散亂了，張治發同志迅速的指定路保和代理班長，指定九班長代理排副，把混散的指戰員組織起來，使突擊力量更集中強大，並鼓舞了同志們的戰鬥情緒和勝利信心。

營長要他們繼續向縱深發展，張治發同志隨即細心的組織了火力，親自掌握三挺重機槍，分別進行封鎖和掩護；並正確的估計了這時敵人內部情況是混亂動搖的，號召大家立即展開政治攻勢，向敵人喊話。奪取敵人最後一個子母堡壘時，在軍政夾攻下，敵四個班五十餘人全部放下武器，圓滿勝利的完成了突擊任務。

張治發和他的第四連，在淮海戰役中曾兩次擔任突擊任務：第一次是在大耿莊，僅八十分鐘，就配合兄弟團隊全殲守匪第九軍三師八團（主力團），自己傷亡很少；兩次都贏得團首長的傳令嘉獎，除全連立集體二等功外，張治發同志很光榮的評為一等功臣。

英勇的機槍手——何萬勝

陳介清

大玉莊戰鬥結束後的第三天，在九連的評功會上，二排長張蘭清同志第一個提議說：「何萬勝同志犧牲了，但是我們要給他立功。」

張蘭清的話剛一說完，馬上得到會上全體同志一致同意：「對！應給何萬勝同志立功。」在九連攻擊大玉莊的那天上午，四班在前沿担任警戒，何萬勝把他的機槍架在戰場邊沿上，兩支眼睛炯炯的監視着對面敵人的動靜，他頭也沒有回的向他身旁的班長劉汝南說：「班長！這次我們得好幹一下，四班決不能掉在別人後頭。」班長同意的點點頭說：「好！」

這時大約是十一點鐘，大玉莊的敵人在開始活動了，三輛笨重的坦克向這邊爬來，步兵還沒有動靜。和他們在一起的二排長馬上命令：「機槍準備好，打！」何萬勝西邊的一挺機槍開火了，但何萬勝却沈着的說：「別打，不管勁，坦克留給火箭筒打，機槍打步兵。」他的話才說完，敵人的步兵像螞蟻似的從戰場裏爬了出來，緊緊跟在坦克後面過來了，還有一百米遠；這時何萬勝把臉緊貼在槍托上，瞄準了敵人的步兵，一手扳着機槍：「嘩！噠……」何萬勝的機槍叫開了，一口氣打了四個梭子，敵人一個個倒下，其餘狼狽的退了回去。但是何萬勝的機槍位置却被坦克發現了，笨重的坦克，馬上一扭一扭的轉過頭來，把機關炮對準了何萬勝「咯！咯！咯！」

一連幾砲都在何萬勝的周圍爆炸，彈片泥土在他頭上亂飛，排長着急地在他傍邊叫：「何萬勝！身子放低點，隱蔽好！」但是何萬勝還是那樣聳着肩膀端着槍，瞄準着敵人，二排長的話他好像沒聽見一樣。敵人的步兵一次再次的從壕壕裏爬出來，但都被何萬勝和無名勇士們的槍彈打退了回去。

當天晚上攻擊大王莊，何萬勝沒有例外，又跟着班長端着槍，緊跟在突擊隊後面衝進去了。突擊隊一直向莊東頭發展，在剛出莊的地方，突然一顆子彈飛來，班長的膀子掛了彩，不能和他一起戰鬥了；這時與何萬勝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剛從離海路解放過來的徐清廷。何萬勝擔心他第一次參加戰鬥會害怕，就輕聲的安慰他說：「老徐！你跟着我打仗別害怕，保管沒事。」於是他們又繼續向前發展。排長知道四班班長掛彩以後，馬上派四班戰士李興竹代理班長。李興竹一到，何萬勝就對他說：「班長！你掌握隊伍好了！打槍我負責。」

剛走出莊，何萬勝眼前立即現出一個緊急場面；當時莊內敵人已被擊潰，退守到東面土坡腳下，我們部隊正分南北兩路攻擊，但敵人的一挺重機槍在前面封鎖住，使部隊一時不能前進。何萬勝借着敵我雙方互射的發光彈的微光，發現面前有一個大地堡，正對着那挺敵人的重機槍，大約距八九十米遠。何萬勝一個猛衝過去，急忙把機槍架在地堡上，對準了重機槍的火舌「噠噠噠……」一梭子打了出去，敵人重機槍啞了；同時何萬勝被他左邊三十米遠的敵人發覺，擲來一個手榴彈，彈片把他身後壓子彈的李興竹頸上劃了一塊皮，但前面的何萬勝還在打他的機槍；當何萬勝的第三個梭子剛裝上時，却被對面機槍一粒子彈打中犧牲了。

何萬勝同志光榮犧牲了！但何萬勝和坦克、機砲、重機槍對打的英勇事蹟，就像一幅圖畫

一樣存留在同志們的心裡。



(二) 我重機槍向潰亂之敵展開火力殺傷。

鋼鐵陣地——小李莊

林 波

十一月廿七日，匪首黃維以十五軍和八十五軍的四個主力師作先鋒準備突圍。上午八時，敵人以八輛坦克，十二架飛機，百餘門大砲作掩護，並以一個團作左翼策應，在五六里寬廣的平原上，人喊馬嘶，突而來。各種砲以平均每分鐘卅餘發的速度，連續向我們陣地轟擊，飛機來往地轟炸掃射，坦克為先導直往前衝，步兵在坦克掩護下時臥時起地向前滾動。但是在這裡，碰到了我們以勇猛沉着著稱的第一營。

李營長聚精會神地觀察敵人的運動，不住的喊着：「同志們，沉住氣！」「全部殲滅它，絕不讓一個敵人從我們陣地上跑掉。」全營的勇士們，在砲彈轟擊和飛機俯衝射炸下，不斷地加修和修補着工事。特等射手們，展開了冷槍競賽，只看到敵人一個接一個地栽倒在地。敵人接近到離我們三百公尺的一片坎地，企圖當作衝鋒出發地，但是那地方早為我們的重機槍交叉火力封鎖了。敵人仍繼續前進，以步兵作集團衝鋒，李營長看準了火候，命令「射擊」，於是輕重武器暴風雨似地掃向敵人，山砲、迫擊砲也開火了，砲彈成排地落到敵人散兵羣裏，敵人一堆堆地倒下，反覆十餘次衝鋒都被打垮了。

上午九時半，敵人更以加速度的排砲轟擊，飛機更輪番地掃射轟炸，步兵在更密集的砲火掩

護下，直撲我陣地而來。坦克則迂迴左側直奔我們陣地的背後，使我們後方完全斷絕了聯繫。左翼小劉莊友鄰陣地已被敵人突破。地上、空中，第一營是五面受敵。小李莊掩沒在砲火煙塵中了。但是，第一營勇士們的頑強鬥志，擋住了敵人的猖狂。

他們沉着地鏖戰着敵人。三連七班付負了傷，仍奮守着陣地；九班長負了傷，副班長犧牲了，戰士杜克便帶領全班繼續戰鬥；二連機槍班彈藥手任光友負了傷，乃超速度地壓着彈子。當敵人的坦克衝到跟前的時候，李營長沉着地發出命令：「讓它過去，打步兵！」坦克從一連一班的工事上壓過去，當它衝到砲兵陣地的跟前，射手們將砲的角度架高，幾乎直上直下地打向坦克。各連的通訊員都到營指揮所裏報告子彈快打完了，李營長斬釘截鐵地答覆：「機槍彈打完了使步槍，步槍打完了使手榴彈，手榴彈打完了使刺刀！」指揮員的決心激動了戰士們，戰士們的頑強鼓舞着指揮員，「與陣地共存亡，這響亮的口號在戰壕裏傳佈着。

當敵人步兵衝到陣地不足百米的時候，大家把手榴彈擲開了蓋，一個個擺在工事的邊沿。李營長命令：「把刺刀上起來！」這命令立刻傳遍了陣地，「兵兵」一陣刺刀柄和槍筒劇烈的撞擊。在敵人面前，閃起一長列耀眼的刺刀的寒光。勇士們厲聲地向敵人喝着：「來來來，誰敢過來消滅你！」

戰鬥持續着，敵人連續地衝鋒，連續地被打垮下去，儘管敵人的坦克衝到了背後，但它的步兵始終不能接上，而坦克又被前來支援的友隣和二連箝住了，只有嗚嗚的哀鳴。正面敵人「精銳」的「主力」，亦被一、三連勇士們的刺刀逼得不敢前進。直到下午四點半，急風暴雨的砲火才靜下來。敵人潰敗了，我處獲餘門大砲，十二輛坦克。九個鐘頭的轟擊，敵人遺屍千餘具，小李

莊陣地依然是我們的，黃維兵團是逃不出包圍圈的。

血汗築成的戰壕

呂 梁·光強

(一)

從宿縣西南跨過清澈的滄河，一條又深又寬的戰壕橫貫在平漠的田野裏。一個人站在裏面，稍一彎腰就可以完全隱蔽。戰壕兩側每隔四五步挖有寬闊的避彈室，裏面鋪着黃亮的麥秸。戰壕綿延達二十里，直通到黃維匪部最後的中心據點雙堆集附近四五十米遠處。解放軍從戰壕躍出就能向敵人衝鋒。

這條工程浩大的二十里戰壕，它每一步都是勇士們的血汗凝成的。一位親身參加修築的同志追述這段英勇而艱苦的經歷說：黑夜用機槍封鎖了敵人的火力點，部隊就以每人五步的距離，迅速直向前跑，臥倒在敵人陣地前，趕快挖成臥式工事，再加深挖成跪式，最後挖成齊胸的立式，然後拚力向前挖，兩人一組，互相打通，一夜之間，幾百米的交通溝就這樣挖成了。最緊張的一次是在白天，在敵人火力下，他們全班執着洋鍬洋鎬，一面向前爬，一面把前面的平地剗成只能隱蔽一個隊着的身體的溝壕，緊跟在後面的第一名戰士又加深了一鍬土，接着第二名第三名逐漸挖深，就這樣一個接一個爬行挖土。敵人的子彈打在鋼盔上噹噹地響。他們一個班在一小時內挖成了二十米達長、一人深、一米達寬的戰溝。一點鐘後，又換上一個班，又是二十米。如此繼續

着直到全部完成。

有了這一條戰壕，解放軍終於勝利地走向雙堆集，使黃維匪部全軍覆滅。

(二)

華野七縱雷黃團一營接防的是中原兄弟部隊的陣地。當三連進入陣地時，頓時感到這是一個舒適的戰地家庭，壕溝的深度可以讓頭等身材的人不彎腰就能通過，每隔數米就安排着地堡和防空洞，大的可以一個班人在一起開會。

順着溝走，每到岔路跟前的壕壁上，有用棉花塞成的字，上面寫着「×小隊×排」，「×排指揮所」，「箭頭指的方向會告訴你走的路。從白色的標着×班廁所的地方，箭頭會把你從彎彎曲曲的小道，引向一個似乎散兵坑的隱蔽的大小便的地方。

在一所大地堡門外，標着俱樂部子樣，裏面張貼着幾張標語和漫畫，上面寫着：「只要工事做得好，不怕飛機和大砲！」，「×同志挖工事最肯吃苦，挖得最快又最好。」有的地方還安置了鍋灶，在鍋的上面用木板做兩層格子，上面可以放碗筷、勺子等用具。

三連的指導員和戰士們都說：「真好比在家裏一樣。」另一個說：「在家也不如這裏好，這裏有這樣整齊乾淨嗎？」指導員說：「中野部隊這種正規作風，我們應向他們學習！」

守住周口子橋

戰鬥組長周春培
前線記者陶迅記

十二月二日，六縱七五〇大隊三營一部二百餘人，在蚌埠西北三十里周口子，阻擊妄圖「北援」的蔣匪李延年兵團三十九軍一〇三師三〇七團的進攻，自晨至晚，斃傷敵三百八十多人。下面便是該營八連班戰鬥組長周春培，口述當時英勇抗擊的情形：

「二號，我們開到周口子，上級叫我們一個營堅決守住周口子橋，我們八連的陣地就在橋北邊的兩側，五班的陣地正緊靠着橋頭。」

我們因連日追擊敵人，已幾天沒有好好休息了。但任務一來，大家都抖擻精神，準備好好幹一下。晚上，團部派了許多同志來幫助我們加強工事，其中也有幹部。過去我在國民黨軍隊裏好幾年，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只有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才能這樣做。當時我下了決心，一定要積極消滅敵人。

第二天一早，敵人就開始向我們陣地試炮，到十點鐘左右，敵人正式向我們打排炮。不一會，敵人一個連開始運動了，我班裏有一個誰把戰役解放過來的馬光田同志，見敵人來了不知怎樣打，我對他說：『不要緊，在我身邊叫你打槍你就打！』這時候，連長傳下命令：『敵人不到一百米達以內不許打槍。』我們沉着氣把槍瞄準好。死到臨頭的敵人，分了九路一直向我們跑來。

突然一聲槍響，我們所有的輕重火器都一齊開火了，敵人哇哇直叫，好幾個躺在前面，其餘都逃回去了，我身旁一個黃百韜兵團的解放戰士李祥同志高興的直跳，我指着正在指揮部隊的連長說：『你看，我們幹部和戰士在一起打敵人，不像國民黨軍隊裏當官的在後面逼迫士兵上去。你要好好的自動打敵人。』他笑着對我說：『你放心，敵人再來我打幾個給你看看！』

敵人一個營上來了，到了坎包跟前，看到前面幾米遠的地方，躺着剛剛死傷的同伴，他們就不敢前進，當官的却在後面叫罵着。我們在工事裡看了實在好笑，好容易敵人才爬到剛才被我們殺傷的地方，我們又一陣猛烈的火力壓過去，敵人又是一批倒在我們陣地前面了。

後來，敵人用兩挺重機槍，掩護步兵上來。但當他們重機槍封鎖了碉堡槍眼時，我就移到交通壕裡打，敵人的重機轉移封鎖交通壕時，我又跑到碉堡裡打。這樣總有五、六次，我惱火了，就報告張連長，請砲連、機連把這挺重機槍打掉！連長當時就接受了我們的意見。不一會，就聽到我們的六〇砲、迫擊砲叫起來了，立即在敵人重機槍陣地激起了一團團的烟霧。

敵人拖着重機槍逃走了。我們當時高興的要命，因為我們步兵最高興的就是和機槍連、砲連配合得好。

敵人又打起排砲，蔡班長犧牲了，另外也有幾位同志帶了花，但大家信心很高，馬光田同志對我說：『我和你在一塊，不知怎的胆也大了。』

敵人還在連續的沖鋒，我也越來越有勁，槍打燙了，就把蔡班長的一根換來打；我一個人就將近打掉一箱子彈。四班副王義同志時常側過頭來笑着直看我打，我知道他是在稱讚我今天打槍打得不錯；不過我感到我今天雖然也打倒幾十個敵人，但沒有他那挺輕機槍打得多，我注意了

幾次，他的機槍一響，敵人總有幾個倒下去。天快到黃昏，一個六〇砲彈掉在我們工事邊沿上，我腿上帶了花，同志們都勸我下去，當時我不答應，又堅持了半個鐘頭。天快黑了，估計敵人不會再來，我才爬下去。經過犧牲的同志身邊，看到洋鎊和步槍，心想不能丟了，就一齊把它帶下來。到營部時，許多同志都跑來安慰我，扭架也來了，我心裡一陣高興，傷口也不覺得痛。大家問我前面打的情形，回想起來真有趣味，單在我們八連陣地前，死傷的敵人就有百七十八個。從早晨打到天黑，周口子橋還在我們手裡。」

「洛陽營」打「虎」

劉 亮

被包圍的蔣匪黃維兵團，在我強大的中野兄弟部隊連續打擊和壓縮下，已僅剩下最後的一道防綫。在黃匪兵團司令部住村馬莊東南約八百公尺的野地裡，是匪軍臨時修築的一個野外獨立據點。這個據點方圓約千餘公尺，正面兩側六個集團堡壘，伸延于土圍以外，土圍內外密佈地堡及火力點，構成三重嚴密的火網，圩內是曲折複雜的交通壕，聯繫密排着蜂窩似的散兵坑和蔭蔽部，敵人的機動兵力可隨時沿着壕溝投向任何一處被攻破的缺口。這個據點是黃維兵團司令部東南面的最後屏障。黃匪把自己最得力的一個團——一一四師五四團拿來守這據點。五四團原屬蔣匪王牌軍十一師一一八旅建制，爲十一師主力團隊之一，他們狂妄的自稱爲「老虎團」。敵人幻想以這樣的團隊守住這樣有利的陣地，是可以擋住解放軍的攻擊的；却想不到「老虎團」今回正碰上了打虎的英雄們！

三縱廿三團「洛陽營」接受了配合兄弟部隊突破這個據點的光榮任務，他們從兄弟部隊那裏得到了許多有力的幫助和熱情的鼓勵。大家決心配合老大哥殲滅敵「老虎團」。

十五日下午四點半鐘，我神威砲兵首先以數千發大小炮彈集中向敵人工事作毀滅性的轟擊。一連爆破員尹寶動抱着炸藥迅速飛奔敵人集團工事；當他發現不用爆破即可突擊時，就把炸藥拉

火，並在沖鋒道路上沉着的打了兩個烟幕彈，迅速的跑回去報告情況。突擊班長楊大武是沙土集解放過來的，過去進步慢，還沒有入黨，這次戰前下了決心，一定要完成任務，爭取火線入黨；現在他一聽尹寶勤報告可以突，立刻跳出工事，帶領七班越過百餘米的開闊地，勇猛突進突出圩外的集團工事。剛剛把敵人解決，扭頭一看：見一排却已衝上工事圍牆，他恐怕自己的突擊班落了後，就急忙帶着全班沿交通溝和一排並肩突進敵人的圩牆。敵人工事缺口剛剛打開，反衝鋒的敵人就喊叫着反撲上來，一連的戰士們立即在突破口內與敵人展開激烈的手榴彈戰，二班王克占，七班吳子清和三班十八歲的朱東先後負傷，但仍堅持不下火線；特別是小朱東，平時是個活寶，在泰安打演習時他跌傷了腳，腿腫得多粗，但連續八天的南下行軍，拔泥過水他一步不掉隊，同志們心中不忍，要替他扛槍背包，但是誰也別打算從他肩上把槍奪了去；羊集戰鬥中他下巴負傷連包紮都不肯，班長和全班同志像自己弟弟一樣的愛護他。這回班長在前面領着和敵人拚手榴彈，叫他跟在後頭遞手榴彈，他拒絕了，自己勇敢的跑在前面和敵人對拚，不幸被敵人炸彈炸傷了左臂，他仍然頑強的用僅有的一支胳膊打手榴彈；表現了驚人的頑強！

當一連在突破口和敵人對拚正激烈的時候，二連勇士們也迅速的跟進突破口和一連一齊打退反撲的敵人，迅速的向縱深發展。一排長和一班長負傷了，緊跟在後面的張玉堂緊接着衝上去，一把抓住敵人正在冒火的衝鋒槍，迫使堡內敵人把兩挺輕機槍，兩支湯姆式乖乖的交給他。九班副謝廣安負傷了，他鼓勵着戰士們：「不要看我負傷，我決心不下去！」陳金和班的機槍手曹玉和王金榮，挺起身子向敵人沉着準確的點發，——在英雄們的奮勇衝擊下，反衝鋒的敵人終於垮下去了。

當敵人反衝鋒最瘋狂的時候，英雄營長張明同志緊緊觀察着戰鬥發展的情況，及時的向團指揮所報告，並提出要求砲火支援的具體意見；一面却緊緊掌握着本營的火力隊，把猛烈的砲火不間斷的打向反衝鋒的敵陣；部隊前進一步，砲火就往前延伸一步，打亂了敵人反衝鋒佈署，掩護了部隊勝利的發展；一面却機動的指揮三連沿着圍牆內外壕溝向敵人側後迂迴包抄。三連長金玉帶隊，一馬當先打退了企圖迂迴我突破口的敵人三次反撲。溝沿上敵人一挺機槍還在冒火，谷連長已經撲上去抓住敵人射手膀子把鎗繳下來。伸出在右側圍外的兩個集團工事的退路已被切斷，政指王仲春帶着一個排插過去，二排長領着戰士們喊起話來，爭取敵人一個排放下了武器。

應該承認，守敵是頑強的，他們不但進行了連續數次的反衝鋒，並且已經被包圍在地堡中還作垂死掙扎。但當一連向前發展時，一班李景坤衝上敵人地堡，跨過冒火的槍眼，堵門奪住敵人的機槍，不知死活的敵人掙扎着扣火，却被他一脚踢倒奪過了槍來。那邊李佩發同志也正堵住一個地堡，叫敵人繳槍，敵人回答的却是瘋狂的射擊，惹火了李佩發，把衝鋒機伸進去掃了一梭子，把敵人全部消滅在地堡裏！頑強的革命戰士以自己壓倒一切的勇敢，克服了敵人頑強的抵抗！突破口迅速的擴大，強大的後續部隊迅速的跟進，勇敢的兄弟部隊也在另一處打開一個缺口沖進來，大家並肩對敵人壓縮迂迴。蔣匪軍這個號稱「老虎團」的五四團，就被我們打虎的英雄們，迅速殲滅在陣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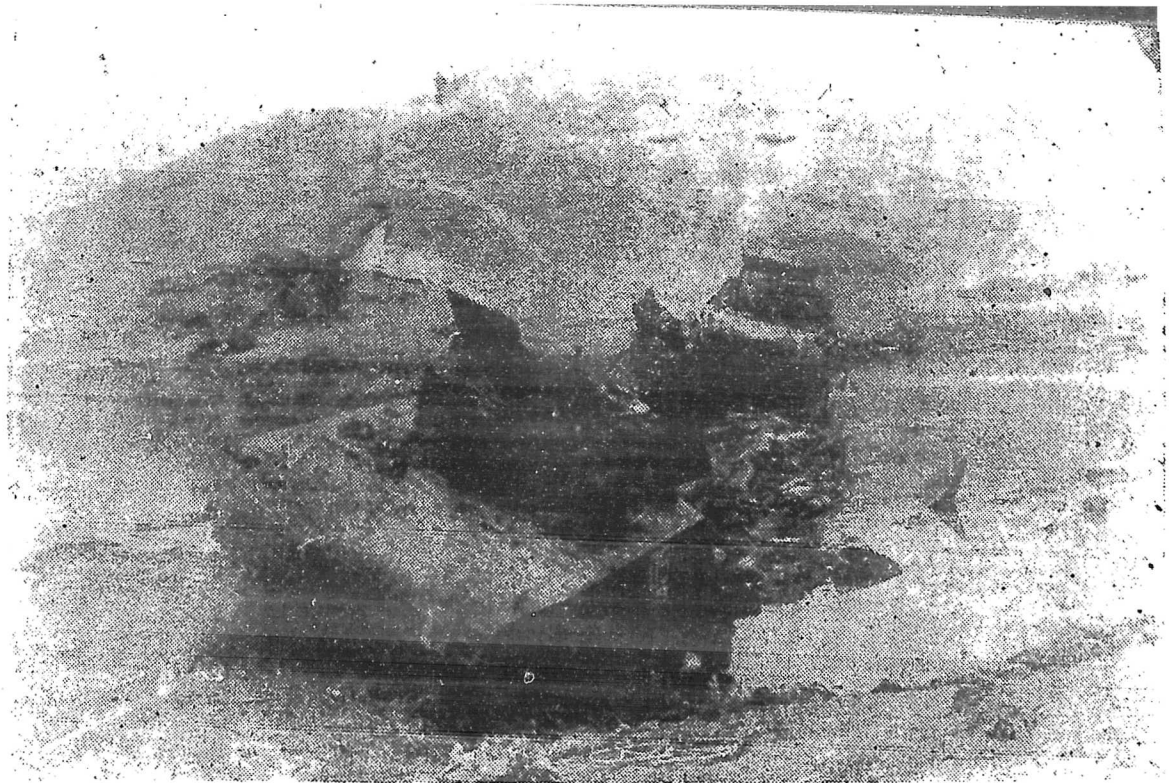
捉坦克

勞慶霖

隨着一陣刺耳的怪叫，一羣敵坦克從烟霧中爬過來了。正在待命出擊堵殲將匪黃維兵團的解放軍某團八連，即迅速的把手榴彈、炸藥準備好。

當坦克離八連陣地二十米時，二排王排副首先擲出一顆手榴彈，在敵坦克身上猛炸，接着雨點般的榴彈擲去，幾輛坦克頓時慌張回竄。剩下一輛失迷方向的坦克，還在驚恐盲目的掃着機槍。這時，某排長號召着：「快去捉坦克！」英勇大膽的王琪和，迅速抱起一大包炸藥，一鼓勁追上敵坦克；他把炸藥放在坦克腔後一個開口處，一聲巨響，坦克炸傷了，緩慢地爬行着，嗚嗚的哀叫，「快去，活捉它！」副連長喊了一聲，戰士又奮勇的追上去。

埋伏在蕭屯莊東南角的七連五班，一看這個怪物爬來，五班長王得利一包炸藥擲上去，坦克就一頭碰到交通溝裏了。差一點被壓着的張樂人，迅速向旁邊一閃，回頭就是一包炸藥，又爆炸在坦克身上，五班副劉德竹握緊一顆拉好絃的手榴彈，縱身跳上坦克，坦克猛的向前一撞，想把他摔下來，劉德竹以挫破的雙手牢牢抓住長砲筒，一個翻身騎在砲筒上，猛的掀開一個蓋子，順手把手榴彈塞進去，還沒等他拉掉絃，敵坦克手便一邊哀叫着：「繳槍啦！繳槍啦！」一邊繳上一枝手槍。劉德竹剛接過手槍，衝鋒槍又送到他手裏。敵坦克手推開另一個蓋子，剛順的爬出來



(三)企圖逃竄之敵坦克，被打爛在雙堆集附近。

就俘。

月光如晝，見怪物身上用白字寫着的「郭子儀兵團十六號」八個字，分外顯得清晰。

最後的戰鬥片斷

十三友社

十二月十五日黃昏，敵機和重砲異乎尋常的一陣轟擊後，一股蔣匪在四輛坦克掩護下，向扼守在雙堆集西北陣地的十三縱某團五連陣地撲來，這是敵人企圖突圍的先頭部隊；當敵坦克歸該連三排陣地十多米處，副政指高景範一聲令下突然開火，伏在坦克上逃命的蔣匪，紛紛滾下跪地求降。二、三排猛掃跟在坦克後的步兵，敵坦克扭頭南逃。戰鬥英雄一排副荆學臣即率一個步兵組和一個機槍組向潰亂的敵羣猛插過去，戰士陳中善端着機槍邊跑邊掃，掩護步兵組迅速搶佔橋頭。正打得起勁時，敵一輛坦克突然向陳中善身後沖來，他即叫彈藥手老梁和潘大任到左邊兩三米處的兩個坑裏伏下，並說：「掩蔽好，湊這個雜種！」當他們打倒伏在坦克上的敵人後，坦克又向北逃命。四排副即命機槍組猛掃，把敵人壓伏在開闊地上，又喊起話來：「繳槍不殺，過來給你們飯吃和水喝。」二班副于長信端起刺刀跑到敵羣前大喊：「不要動！繳槍不殺。」跪在地上的敵羣中，爬來一個軍官模樣的傢伙，首先將一支駁殼槍交出，哀求道：「我們投降，投降！」並轉回頭說：「咱不打了，快繳槍吧！」於是將武器堆了一大堆。

十五日晚，從黃匪兵團部所在地又沖出兩輛坦克，向大小宋莊奔逃，最後一輛陷在一小河邊

轉灣處的深泥裏，眼看車輪就要拔出逃走。「濟南第二團」七連四班副富佩光，在機槍掩護下飛奔上去，向坦克頭猛打兩個手榴彈，阻其前進，趁煙霧未散逼近坦克，在坦克第二個輪帶間放上爆炸物，一聲巨響，坦克向上一跳，汽油燃燒起來，坦克焚燬了；從坦克中跳下來的敵人，兩個負傷兩個被碾死。

十五日晚十點左右，「濟南第二團」一營機槍連小子、老梁和許永泰三人，在駐村莊頭碰到一夥從雙堆集方向逃出的蔣匪，他們大喝一聲：「幹什麼的？」敵人回頭就向莊外逃竄，許永泰即插入敵密集隊形中，駁殼槍打了三響即發生了故障，他就機智的高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壓下去，沒有命令不許打槍！」跑在左邊的小子也隨聲高喊。敵人更加混亂了，拚命奔逃。一個掉在後邊的敵人，將「加拿大」繳給許永泰說：「哎！連長，槍繳給你吧！」許永泰接過沖鋒槍更加勁高喊：「繳槍不殺，解放軍寬待俘虜！」「不要跑啦，不要跑啦，再跑就不客氣啦！」邊喊邊追。突然，在逃敵前面響起兩梭沖鋒槍聲，許永泰乘機喊起：「二排長，不要打機槍啦，現在敵人繳槍哩！」這一來，更把圍困半個多月，曾經解放軍打擊的敵人嚇呆了，便亂哄哄地哀求着：「繳槍！」「繳槍！」三個人押着一百三十一名蔣匪勝利返回。據供：他們大部是蔣匪精銳主力十八軍軍部尉以上的軍官。

活捉黃維記

中野分社

十二月十五日黃昏，電話機忙得不可開交地向各部傳告：「敵人潰逃了，趕快捉俘虜，趕快捉黃維！」中厚解放軍某部特務營教導員范天樞聽到電話就馬上帶着五個通訊員分頭向南平集東南四、五里地的馬莊一帶搜索。他們發現一輛被打壞了的坦克停在大周莊的東南。通訊員傻小六、范介明沿着坦克搜索過去，在一道麥田溝裏，發覺一條黑影，平伸着兩手，翹着屁股，頭朝地下鑽。他們開始以為是一只野狗，隨便喊叫一聲：「那黑影應聲就抬起頭來，原來是個人，頭上的鋼盔在月光下發亮。傻小六、范介明端着槍跑過去，那人馬上舉起雙手乖乖地站起來，兩條腿發抖。「幹什麼的？」他們喝了一聲。他吞吞吐吐地說：「十四軍軍部上尉司書。」他們看見許多敵俘都在過河時溼了腳，他却没有溼，問他原因，他說是騎馬出來的，再追問幾句，他却一句也回答不出了。他們就把這個「上尉司書」帶回來送到俘虜收容所了。

到了收容所，大家才看清這個「十四軍軍部上尉司書」，穿着一身草綠色布軍裝，頭上笨重的鋼盔低低的壓住了眼睛。當他的鋼盔被大家揭下來扔了以後，他露出了光滑的頭髮，慘白的圓臉，兩眼無精打采地張着，嘴上蓄着短短的鬍子，右臉上長着一顆小黑痣。這些都合於政治部通知裏寫的黃維的特徵。收容所的同志把登記簿拿出來，叫他登記。他寫上：「方正驤，江西戈陽



(四) 被我軍活捉之國民黨十二
兵團司令黃維。

人，十四軍軍部上尉司書。」他左手插在褲袋裏，右手握着筆不停地打顫，回答一句話：要遲疑好久。他說他是今年十月在灌驩入伍的，問他入伍以前幹甚麼，他說：「我民國十七年就當小學教員。」問他「還幹過什麼？」他慌亂的說：「我當了六年小學教員，一年科員，以後就入伍了！」問話的同志禁不住笑了。反問他：「你不是說今年十月才入伍的嗎？」露了破綻的捏造者打着自己的腦袋說：「我糊塗，我糊塗！」再問他上尉司書一個月多少餉，他說：「七十多元」，到底七十幾元？他又答不出來。連聲說：「你看我真糊塗，我真糊塗！」隨後，他寫了一張「如姓名職別不符，願受槍斃的保證書」，並且死着臉皮說：「我還能胡說八道嗎？我還能賣了姓名嗎？」當攝影員來給他照相時，他的面色更是變得慘白了，臉上的肌肉都在顫抖，想躲避又躲避不了。別的俘虜來證明時，他連忙說：「這些人我一個也認不得，他們也沒有一個認得我。」但是隨即來了一個在宿縣新解放的戰士李永志一見了他就說：「這就是黃維。」原來這位新戰士以前當過黃維的馬夫。

上尉司書已知道瞞不過來，却還說：我保證書也寫過了，你們不信，我還說甚麼。這時收容所的同志看出他是怕那個扯謊的「保證書」將來成了罪案，於是當他的面把它撕毀了。他苦笑，嘴巴張了又閉，閉了又張。「那你們說我是誰就是誰吧。」收容所的同志們厲聲地呵斥說：「你是誰，你自己還不知道嗎？裝什麼糊塗！」俘虜沉靜了片刻，陰沉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隨後不自然的吐出「我就是黃維」五個字，並拿起筆在登記冊上簽了這麼一行字：「黃維，十二兵團司令官，陸軍中將，四十二歲，江西貴溪人，黃埔一期畢業。」

戰後的雙堆集

武裝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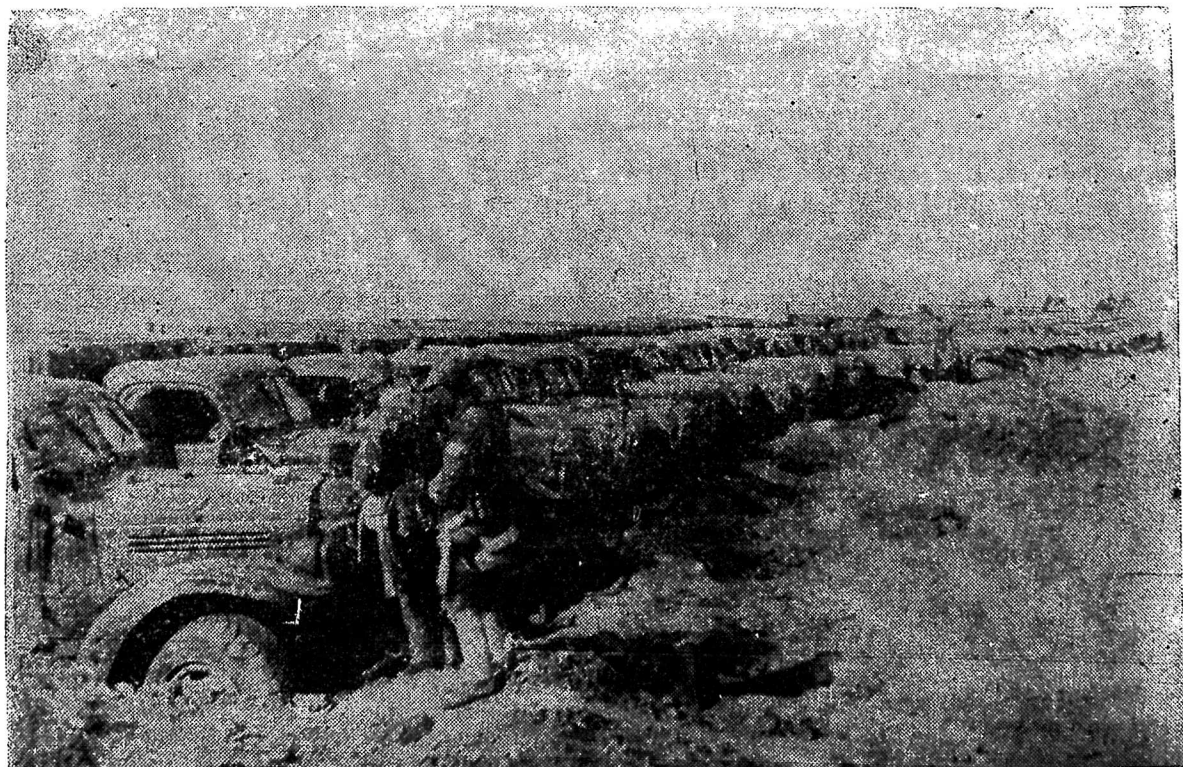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五日夜，全殲蔣匪黃維兵團之後，記者進入黃維兵團部所在地的雙堆集巡視。這個一百多戶人家的市集，已完全被黃匪毀滅了，全集找不着一方二、三丈的完整土地，所有住宅都被匪軍改作了工事，街前街後也全挖成了交通壕、蓋溝、掩體，在集子的東面和南面，敵人用幾百輛堆滿了泥土的汽車密密的排着，築成了一條新奇的「汽車防綫」。黃匪兵團司令部就藏在這重重疊疊的工事中間一丈多深的地底下，以善于打洞挖溝著名的蔣匪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軍以爲這樣就可萬無一失的，可是在我軍強大的攻堅力量之下，匪軍們僅僅苦撐了十九天，便全軍覆沒在這些他們自己挖成的坟墓裏了。全莊上餘烟迷漫，在被爆得粉碎的梅花地堡羣和燒焦的樹桿上到處殘留着我軍砲彈爆炸的痕跡。困守雙堆集的蔣匪沒有飯吃，沒有柴燒，到最後膠鞋、被套、吃剩的馬骨，降落傘等都成了珍貴的燃料。當蔣機空投彈藥時，彈藥本身已引不起興趣，倒是大家爭着搶彈藥箱當燃料。

雙堆集外臨時飛機場上還未完全滾平的麥子，蓋上了一層濃厚的夜霜，劫後的雙堆集到處是彈壳和未及使用的砲彈，在這臨時飛機場的一角，挖着無數大約兩米達長，一米達寬約一尺深的長方坑，上面是寒冬的冰天，下面連一根草也沒有鋪，這就是黃匪的野戰醫院。記者測量了一下

，南北長約一百複步，東西至少有兩百複步；那末這一片土坑至少要容納兩千到三千人，當我們走進這些惡臭的土坑中心時，發現二三百重傷兵都呻吟起來。舉起破茶缸嚷着：「官長！給點水喝喝！」這是些帶着絕望哀求的嗓音。當我們把半桶水分給他們時（水太少了，還不够一人一口），所有的人都大叫起來，有的揮着手，有的用破磁盆擊着頭前的硬地大喊；有的哭訴着：除了剛打傷時用急救包包扎了一下以外，就再沒有受到治療；當我軍前往抬運的担架馬匹到達時，許多傷兵感激的叫着：「官長啊！快來抬我啊，我傷好了一定在你們這裏幹！」有的咬牙切齒大罵：「蔣介石該死！」當我們把饅頭給他們吃時，他們感激流淚的爭着要記下他們的名字，喊着：「我是十一師的，我叫范漢炳！」「我是十師的……」當我們走過第三個露天醫院時，一個輕傷兵正在用茶缸燒着一快馬肉，萎紅的火光照着他發青的臉色，他用剪刀一塊一塊剪着吃。在他旁邊一個坑裏，並排躺着兩個人，一個還在細微的哼着，一個已經僵了，另外數不清的土坑已經蓋平了鬆土。當記者走向燒馬肉的傷兵，他抬起慘白的兩眼，用手劃一個半圓說：「今天，你們的醫官來了，輕傷就發了入院証，明天來搬重彩號。」

匪軍也全部毀滅了雙堆集南面小王莊，大王莊，小馬莊等莊子；在集南邊二、三百米遠外，有一個三十多公尺高的丘嶺——尖古堆，這是一片平原中唯一的制高點。敵人由下而上，一層層變成螺旋形的工事，把幾百具敵軍屍體堆積着作單人掩體的胸牆和堡頂。黃匪曾以他的主力妄稱「英雄團」和「威武團」的一部，扼守這個要地；當我軍將其攻佔後，黃匪又使用了飛機、坦克、毒氣、進行十幾次垂死的反撲；但現在留下的只是許多打爛的坦克和一堆堆集團衝鋒時無謂犧牲的集團屍體。黃維兵團全部被殲的次日清早，蔣匪還又以十一架轟炸機來殲炸這一堆廢墟的雙堆

集，這些匪徒們，除了再炸死一些被他們遺棄的傷兵和使雙堆集的人民對他們增加更多的仇恨以外，還更能有什麼收穫呢？



(五) 雙堆集南面和東面，敵人用八百輛汽車構成的汽車防綫。

共產黨員趙成山

趙慎應

——負傷忍痛深入敵陣瓦解敵人的故事

淮海前線中野十旅廿九團中，傳誦着通訊員趙成山負傷忍痛深入敵陣瓦解敵人的動人故事。去年十二月初旬的一個夜裏，在殲滅黃維兵團的外圍戰鬥中，中野十旅廿九團十連通訊員趙成山和全連一起衝進李園子前沿時，腿部受了重傷，和部隊失掉連絡，被敵人把他丟在雙堆集的傷兵場，沒有人看護。趙成山急想逃回，但他既走不動，又不識路。後來，他結交了一個和他在一起的輕傷敵兵，趙成山便每天向他宣傳解放軍的十大政策，講解國民黨匪軍和人民軍隊的不同情形，以及當前的戰爭形勢等。不久，這個輕傷敵兵，就被他打動了，並向趙成山表示着：很想逃出國民黨軍這個人間地獄，但找不到機會。趙成山便乘機對他說：「如果你能夠帶路，我保證帶你到解放軍去，而且你一定會受到優待。」這個輕傷敵兵就高興地答應了。

十四日夜裏，他們兩個人悄悄地從傷兵場爬出，在敵人固守的工事空隙中爬行着。趙成山咬着牙，忍着傷痛，整整爬了一夜，終於爬出了敵人的封鎖線，帶着那個投誠的敵兵回到了解放軍的陣地。

此時，擔任警戒的解放軍排長把當前的情況告訴趙成山說：「前面五十三公尺遠的工事裏的

敵人，經過我一夜喊話，都不作聲了，像是已經動搖了，但不知究竟怎樣？」趙成山聽了馬上向排長談，「我去勸他們投降！」立即返身向敵人的方向爬過去。當他爬近敵人工事時，敵人向他喊道：「幹什麼的？」趙成山一面爬一面回答說：「不要打，我來和你們商量事情的！」敵人不作聲了。他爬進敵人的工事裏，把他親眼看到的敵人悲慘的處境講給七個敵人聽，並且說：「我是來勸你們投降的！你們現在既沒吃又沒喝，被包圍得這樣，傷了沒人治，死了沒人埋，不投誠有什麼前途？」敵人半天不回答。過了一會，有一個敵人說：「我們也不願打了，但不知道過去了你們殺不殺？」趙成山看出敵人還有疑慮，便向敵人宣傳解放軍的寬大政策。最後，敵人都答應投降了。這時趙成山心裏想：還須警惕萬一。便說：「要是你們決心投降。你們就給我一支槍！」一個班長立即把一支湯姆衝鋒槍送給了他。他接過了槍，便帶着那七個投誠者爬回解放軍陣地來。

後來，大家欽敬地問着趙成山：「負了這樣重的傷，爲什麼還能夠爬這樣遠？」這個十八歲的共產黨員微笑着回答：「我是個共產黨員，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忍受一切爲黨工作，爲人民服務！」

戰鬪小故事

編 均

▲活梯子▼

一排打進了第一道溝，溝有一人半深，岸很陡，沒有地方可上，又沒有帶梯子，只能在溝裏往上打手榴彈，大家乾着急，沒辦法。二排機槍班副班長董慶法同志急中生智，忙說：「來！這有活梯子，踩着我上」。三班長陳錫慶同志第一個踩他肩膀上去了，接着第二個，第三個……一連十多個都踩着爬上去。

▲頂個營長用▼

隊伍爬上了大溝，溝上沿工事裏一門戰防砲，一班戰士宋魯同志（濟南解放時奉命看守這門砲。前邊隊伍已經衝上去了，他站在工事旁，見後邊部隊不知前邊往那去了，宋魯同志指揮他們：「向左走，向右走」！停一會九縱的一個連，到這以後看見左前方廿多米有些人在運動，誤認爲是敵人，立即臥倒準備打。宋魯急忙制止說：「前邊是咱們的隊伍，已經打進去兩個連了，別打！別打」！他們才停止。一會兒，好多俘虜從前邊亂跑下來，宋魯忙叫他們都就地臥倒，別動

。並說：「不要害怕，弟兄們！只要放下武器，解放軍寬大你們，我也是解放來的，沒關係！」五六十個俘虜都安靜的停在這了。直到他交給營裏為止。戰後班裏評功的時候，別的同志說：「宋魯同志表現很好，忙着指揮部隊，指揮俘虜，看那一會真頂個營長用。」

▲三十斤炸藥▼

三班戰士李懷連和岳貴才，打進莊裏以後，見有一個地堡還往外打槍，但是他們倆手榴彈已打光，炸藥也沒有了，解決不了這個地堡。李懷連想了個辦法，他跑過去站在地堡頂上，大聲喊：「出來交槍！你不出來，我拿三十斤的炸藥炸飛了你！」他喊了之後，裏邊還不尊氣。他接着又喊：「你真不交槍嗎？岳貴才！把那三十斤炸藥給我扛過來！」裡邊喊道：「交槍！交槍！」遂即仍出兩支衝鋒槍，出來了兩個俘虜。